

D 型人格个体的情绪反应强度与认知性调节特征

钟明天^{1,2}, 蚁金瑶¹, 凌宇*, 朱熊兆¹, 姚树桥¹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11;

2.广东省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广东深圳 518020)

【摘要】 目的:探讨 D 型人格个体情绪反应的强度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及其影响 D 型人格个体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 D 型人格量表(DS14)评估 759 名受试的 D 型人格特征,比较 D 型人格个体与非 D 型人格个体在情感强度量表(SAIS)和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CERQ)等测验上的得分差异。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 D 型人格个体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结果:①D 型人格组的正性情感强度得分(3.84±0.77)显著低于非 D 型人格组的得分(4.14±0.73),负性情感强度得分(4.16±0.72)则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的得分(3.74±0.83)。②D 型人格组消极应对的得分(47.43±5.95)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的得分(43.26±5.78),积极应对的得分(65.91±6.94)则显著低于非 D 型人格组(67.95±6.63)。③正性情感强度、负性情感强度、积极应对及消极应对在 D 型人格个体抑郁的发生中有显著的影响作用(P<0.05)。结论:D 型人格个体存在更强烈的负性情绪反应,且存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缺陷。

【关键词】 D 型人格; 情绪; 强度; 认知性调节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1-0096-04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 Intensity and Cognitive Regulation in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ZHONG Ming-tian, YI Jin-yao, LING Yu, ZHU Xiong-zhao, YAO Shu-qiao

The Medic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 intensity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and explore wha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pression. **Methods:** The Type D Scale-14 (DS14) was used to screen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and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in SAIS, CERQ and CES-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pression.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got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intensity, while lower scores in positive intensity. ②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had higher scores in negative coping dimension, while lower scores in positive coping than the controls. ③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ositive intensity, negative intensity, positive coping and negative coping affect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Conclusion:** 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affect intensity and deficits i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hich affected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Key words】 Type D personality; Emotion; Intensity; Cognitive regulation

D 型人格(Distressed personality)是荷兰学者 Denollet 在多年的心血管疾病临床实践和研究中发现的一种人格特征,具有 D 型人格的个体经常体验到忧郁、沮丧、愤懑、忧虑等负性情绪,且在社会交往方面压抑自己的情感表达^[1]。Denollet 将 D 型人格的行为模式归纳为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 NA)和社交压抑(Social inhibition, SI)两个特征。NA 是指个体长期经历消极情感的倾向,高 NA 的个体对负性刺激更敏感,他们会体验到愤怒、冲突、沮丧、焦虑等

情绪,并且这种倾向往往很稳定,不受时间和情境的影响。SI 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压抑自己对情感和行为的表达,高 SI 的个体与别人接触时感觉紧张、不安全,有意识地维持自我压抑的状态。Denollet 认为 D 型人格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种正常的人格特质,正常健康人群一样会表现出 D 型人格特征^[2]。

为了有效地对 D 型人格进行测量,Denollet 先后编制了 16 个条目版本(DS16)、24 个条目版本(DS24)、14 个条目版本(Type D Scale-14, DS14)的 D 型人格量表^[3-5]。其中,DS14 是目前在荷兰等西方国家应用最广泛、具有良好信效度的 D 型人格测量工具。DS14 中文版由荷兰蒂尔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中科院心理所合作修订。于肖楠等将 DS14 中

【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新教师基金项目(200805331003);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7BA117B00)

通讯作者:姚树桥

* 湖南省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师范学院

文版在我国大学生中进行试用,结果显示DSI4中文版是测量个体消极情感和社交压抑倾向的有效工具,可用于鉴别我国大学生中具有D型人格的高危人群^[6]。本研究拟采用DSI4中文版筛查大学生中具有D型人格的个体,分析其情绪反应强度与认知性的情绪调节特征,以及影响其发生抑郁的相关因素,为D型人格个体情绪问题的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大学中发放问卷8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759份。759名受试的平均年龄为 22.08 ± 1.97 岁,其中男性323名,女性436名,男女年龄差异不显著($P > 0.05$)。

1.2 测量工具

1.2.1 D型人格量表(Type D Scale-14,DSI4)^[6] DSI4中文版由荷兰蒂尔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共同提供。DSI4包括消极情感(NA)和社交抑制(SI)两个分量表。NA分量表测量烦躁、忧郁及焦虑等消极情感模式;SI分量表测量社交拘谨、退缩、缄默、压抑情感表达等。每个分量表包括7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完全没有(0分)到非常符合(4分)。NA和SI分量表得分范围均为0~28分,常模样本的两个分量表根据中位数得到的划界分均为10分,即两个分量表得分均大于等于10分就被定义为D型人格^[5]。DSI4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显示,结构效度符合D型人格两因素理论构想,Cronbach α 系数NA为0.92、SI为0.79^[6]。

1.2.2 简式情感强度量表(Short Affect intensity Scale,SAIS)^[7] SAIS有20个条目,在结构上分为3个因子:正性情感强度、负性情感强度、平和情感。正性情感强度因子主要测量个体快乐、兴奋、充满力量等积极感觉的强烈程度,由8个条目组成;负性情感强度因子测量个体体验到的紧张、担心、难受、害怕、恶性和坐立不安等负性情感反应的强烈程度,包含6个条目;平和情感因子测量的是个体体验到的平静、满意、放松、祥和等积极情感的强烈程度,由6个条目组成。SAIS采用6级评分(1分: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6分:我总有这样的感觉),计算因子得分时,将组成因子的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再平均。SAIS中文版具有良好信效度,可用于测量我国人群的情感强度^[7]。

1.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CERQ)^[8] CERQ为36个条目的自评

问卷,要求个体评估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或应对方式。CERQ包括9个分量表:自我责难、接受、沉思、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怪他人。采用5级评分[1分:(几乎)从不;5分:(几乎)总是]。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受试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就越有可能使用这种特定的认知策略。其中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理性分析5个分量表属于“积极应对”维度,总分在20~100之间;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和责怪他人4个分量表属于“消极应对”维度,总分在16~80之间。

1.2.4 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9] 采用CES-D测评受试的抑郁水平。CES-D包括20道题目,采用0~3级评分,总分范围为0~60。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抑郁程度越高。根据划界分,CES-D ≥ 16 分定义为抑郁组,CES-D < 16 分定义为非抑郁组^[10]。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2 结 果

2.1 DS14的得分情况及D型人格的检出率

所有受试的NA得分在0~27之间,均分为 8.30 ± 5.46 ,SI得分在0~24之间,均分为 10.79 ± 4.79 。按照DS14编制者Denollet所制定的标准,NA > 10 分且SI > 10 分即可判断为D型人格,在本研究中,按照此标准,759名大学生有212名具有D型人格,检出率为27.9%,其中男性为71名(26.3%),女性141名(28.8%),男性的D型人格检出率显著低于女性($\chi^2=9.889, P=0.002$)。

2.2 D型人格组与非D型人格组SAIS得分比较

对两组的SAIS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D型人格组的正性情感强度因子得分显著低于非D型人格组的得分,D型人格组的负性情感强度因子及平和情感因子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D型人格大学生组的得分。Cohen's d 值显示两组在负性情感强度上的差异最大(|Cohen's d |=0.54),而在平和情感上的得分差异最小(|Cohen's d |=0.21)。详见表1。

2.3 D型人格组与非D型人格组CERQ得分比较

两组的CERQ得分比较见表1,结果显示:D型人格组在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怪他人4个分

量表以及消极应对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的得分 ($P < 0.05$),而在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 4 个分量表以及积极应对维度上的得分, D 型人格组显著低于非 D 型人格组 ($P < 0.05$)。两组在接受分量表的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计算 Cohen's d 值,发现两组在灾难化分量表上的差异最大 (Cohen's $d = 0.80$),同时,消极应对维度的组间差异 (Cohen's $d = 0.71$)也大于积极应对维度的组间差异 (Cohen's $d = 0.30$)。

表 1 D 型人格组与非 D 型人格组量表得分比较 ($\bar{x} \pm s$)

心理测验	D 型人格组 (n=212)	非 D 型人格组 (n=547)	F 或 t 值	P 值	Cohen's d 值
DS14 NA	5.91±3.86	14.30±4.12	-26.277	0.000	-2.10
SI	9.05±4.07	15.26±3.42	-19.695	0.000	-1.65
SAIS 正性情感强度	3.84±0.77	4.14±0.73	-4.369	0.000	-0.40
负性情感强度	4.16±0.72	3.74±0.83	5.571	0.000	0.54
平和情感	3.14±0.81	2.96±0.88	2.260	0.002	0.21
CERQ 自我责难	13.15±1.58	12.81±1.63	2.618	0.009	0.21
接受	14.15±2.19	13.97±2.05	1.039	0.300	--
沉思	13.32±2.64	12.12±2.67	5.565	0.000	0.45
积极重新关注	12.41±2.33	12.77±2.40	-1.972	0.048	-0.15
重新关注计划	14.19±2.32	15.28±2.33	-5.775	0.000	-0.47
积极重新评价	13.87±2.46	15.12±2.37	-6.476	0.000	-0.52
理性分析	10.88±1.93	11.38±2.76	-2.376	0.018	-0.21
灾难化	10.03±2.79	7.96±2.39	10.181	0.000	0.80
责怪他人	10.96±2.15	10.38±2.28	3.193	0.001	0.26
积极应对	65.91±6.94	67.95±6.63	-3.713	0.000	-0.30
消极应对	47.43±5.95	43.26±5.78	8.835	0.000	0.71
CES-D	27.72±9.43	14.86±8.37	14.306	0.000	1.44

注:DS14:D 型人格量表;SAIS:简式情感强度量表;CERQ: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S-D: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2.4 D 型人格组与非 D 型人格组的抑郁得分比较

如表 1 所示, D 型人格组的 CES-D 得分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 (D 型人格组:27.72±9.43;非 D 型人格组:14.86±8.37, $P < 0.05$)。

2.5 D 型人格个体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以 CES-D ≥ 16 分作为划界分,将 D 型人格组中的个体划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212 名 D 型人格个体中有 95 名被划分为抑郁组 (CES-D ≥ 16 分),余 117 名为非抑郁组 (CES-D < 16 分)。以 D 型人格组的性别、SAIS 三个因子得分、CERQ 两个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是否发生抑郁作为应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P_{in} = 0.05, P_{out} = 0.1$)。结果显示:正性情感强度、负性情感强度、积极应对及消极应对在 D 型人格抑郁的发生中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P < 0.05$),而性别及平和情感因子对 D 型人格抑郁的发生无显著的影响作用 ($P > 0.05$)。其中,正性情感强度和积极应对可被视为保护性因素,而负性情感强度

和消极应对则可被视为危险因素。见表 2。

表 2 D 型人格个体抑郁发生相关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B	S.E.	Wald	Sig.	Exp(B)	95.0% C.I.for EXP(B)	
						Lower	Upper
性别	0.304	0.414	0.540	0.462	1.356	0.602	3.050
正性情感强度	-1.205	0.315	14.643	0.000	0.300	0.162	0.556
负性情感强度	0.501	0.206	5.895	0.015	1.650	1.101	2.472
平和	-0.052	0.227	0.053	0.818	0.949	0.609	1.480
积极应对	-0.062	0.028	4.934	0.026	0.940	0.890	0.993
消极应对	0.174	0.034	26.182	0.000	1.190	1.113	1.272
常数项	-0.740	2.318	0.102	0.750	0.477		

注:B:回归系数;S.E.:标准误;Wald:贡献量;Sig.:显著性检验;Exp(B):相对危险度;95.0% C.I.for EXP(B):相对危险度的 95%的可信区间。

3 讨 论

3.1 大学生中 DS 得分情况及 D 型人格的检出率

按照 DS14 编制者 Denollet 的标准 (NA > 10 分且 SI > 10 分),759 名大学生中有 212 名具有 D 型人格,检出率为 27.9%,其中男性与女性的检出率分别为 26.3%、28.8%,均比于肖楠等在大学生中的检出率 (男:31.5%;女:31.9%)低^[6]。但本研究的样本量明显比于肖楠等研究的样本量 (共计 266 份有效样本)大^[6]。样本量的明显差异是否为导致检出率差异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这有待更大样本的进一步检验。

3.2 D 型人格个体的情感强度特征分析

D 型人格组的负性情感强度和平和情感因子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而正性情感强度得分则显著低于非 D 型人格组,提示具有 D 型人格的个体在遭遇负性事件时,所体验到的伤心、难受等不愉快情感体验的强度水平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个体。在面对正性事件时, D 型人格个体则不能像非 D 型人格个体那样体验到强烈的愉快和兴奋的感觉。此外,Cohen's d 值提示 D 型人格个体与非 D 型人格个体在负性情感强度上的差异大于其在正性情感强度上的组间差异,这与 Denollet 等的观点以及已有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Denollet 等认为具有 D 型人格的个体对负性刺激更敏感,经常体验到忧郁、沮丧等负性情绪,已有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1,11]。

3.3 D 型人格个体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特征

以往有关情绪调节策略的测评工具常将认知策略与行为策略放在一个维度加以评估,很难确定认知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负性情绪的调节,因此,Garnifiski 从纯认知的角度、以情绪调节情境应对理论为基础编制了 CERQ,用于评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或应对一般性应激生活事件时所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即从认知风格的角度加以考虑,测评个

体具有的稳定认知偏好^[12]。本研究发现 D 型人格组在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和责怪他人四个分量表及消极应对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 D 型人格组,提示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时,D 型人格个体更多地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如因所经历的事件而责怪自己、反复思考与负性事件有关的想法、直接强调经历的可怕性,却又压制这种可怕的感觉而不表达、因自己经历的事情而责怪他人。此外,D 型人格组在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四个分量表和积极应对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非 D 型人格组,提示在应对应激性生活事件过程中,具有 D 型人格的个体更少采取积极的认知调节方式,如去想快乐的事情来替代实际发生的事情、思考怎样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寻找对个人成长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尽可能降低事件的严重性或与其他更严重的事件相比较。值得关注的是,Cohen's d 值提示两组在认知性情绪调节上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灾难化分量表和消极应对维度上,结合上面的 SAIS 结果,可以提示,一方面,D 型人格个体对负性刺激更敏感,有更强烈的负性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又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调节情绪,使得负性情绪持续存在,进而影响个体生理心理功能,如导致心血管疾病或抑郁的发生。

3.4 D 型人格中抑郁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正性情感强度、负性情感强度、积极应对及消极应对在 D 型人格个体抑郁的发生中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正性情感强度和积极应对防止个体出现抑郁,而负性情感强度和消极应对则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Westen 等学者认为情绪体验强度不同的个体之间其应对方式也不一样,相对强烈的情感会促使个体注意应对方式以及采用情绪控制策略^[13]。结合之前发现,我们推测:D 型人格个体在遭遇负性事件时的负性情绪体验比非 D 型人格个体更强烈,并且倾向于采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无法像非 D 型人格个体那样采用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来及时缓解负性情绪,最终导致抑郁等疾病的发生。

总之,D 型人格个体具有更加强烈的负性情感反应,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认知性情绪调节方式,进而促进抑郁等疾病的发生。提高 D 型人格个体采用

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力可降低其患上各种疾病的几率。

参 考 文 献

- 1 Denollet J, Sys SU, Stroobant N, et al. Person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long-term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losease. *Lacent*, 1996, 347: 417-421
- 2 Mols F, Denollet J. Type D personalit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health status, mechanisms of disease, and work-related problems. *Health Quality Life Outcomes*, 2010, 8: 9
- 3 Denollet J. Personality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Type D Scale-16(DS16).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98, 20: 209-215
- 4 Denollet J. Type D personality: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re-fined.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0, 49: 255-266
- 5 Denollet J. DS14: Standard assessment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social inhibition, and type D personalit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2005, 67: 89-97
- 6 于肖楠,张建新. D 型人格量表(DS14)在中国两所大学生样本中的试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 20(5): 313-316
- 7 钟明天,蚊金瑶,凌宇,等. 简式情感强度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5): 556-558
- 8 朱熊兆,罗伏生,姚树桥.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7(2): 121-124
- 9 Radolff L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1: 385-401
- 10 McDowell I, Newell C: *Measuring Health, a Guide to Rating Scales and Questionnaires*,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1 Kupper N, Gidron Y, Winter J,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ype D personality, depress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Psychosom Med*, 2009, 71(9): 973-980
- 12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 1311-1327
- 13 Westen D. Toward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affect regulation: Applications to social-psycholog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4, 62: 641-667

(收稿日期:2010-08-14)